



第六杯咖啡泡好了，不如之前的几杯那么热乎，香味也有些疲倦，仿佛一个慵懒的梦。

“拿铁，轮到了你。”金鱼臃肿的双手恭恭敬敬把纸杯递过去。

拿铁仰面躺着，四肢叉开展得笔直，单薄，落寞，像一枚落难的树叶。

这枚树叶默不作声，仿佛跟我们不在同一个频道。

金鱼用小眼睛瞟我，举着纸杯傻愣在那儿。

“轮到你了。还没想好啊？”我用脚尖踢了一下拿铁的腿肚子。

他翻了个身，全身弯曲，手臂抱住头，屁股对着我们，不吭声。这片树叶卷起来了。

“拿铁？”我还想说点儿什么，打住了。因为我分明捕捉到轻微的啜泣声。

“算了，这杯我喝。”金鱼故作轻松，嘴唇凑近杯沿，抿了一口，慢吞吞仰起脸。

星星们接住他的目光。

他细长的眼睛在星空寻寻觅觅了一番，咂咂嘴说：“我的第三件烦心事，和木子老师有关……”

我坐在那儿安静地听着。

拿铁也不再发出任何声响。

咖啡的香味慢慢散去，融化在微凉的夜色里。

我、金鱼、拿铁，我们在玩一个游戏，三个人轮着喝咖啡，每喝一杯，就要扔出去一件烦心事。确切地说，是把烦心事扔给星星，夜空中的星星。

没错，我们不是在咖啡馆，而是在郊外的星空下，一片成熟的麦地边的野草地里。

我为什么要玩这个游戏？因为我们不想成天被烦心事纠缠消耗，我们想要一颗自由快乐的心。

向若瑾曾经告诉过我，如果有烦心事，只要在星空里找到一颗最



善良的星星，看着它，盯着它，扔出烦心事，善良的星星就会稳稳地接住你的烦心事，把它变成快乐的光芒，投向你。

烦心事就没了。

向若瑾说，星星那么远都能发光是因为蕴含巨大的能量，那么巨大的能量也一定能消化掉人类所有的烦心事。

世界上谁的话都可能是瞎起哄，向若瑾的话绝对是至理名言。

此刻，金鱼对着天上的星星扔出了第三件烦心事，然后端起纸杯一饮而尽，转过脸给我一个鼓鼓囊囊的笑脸。实际上他笑和不笑都是鼓鼓囊囊的。

这是我们的第六杯咖啡。前面的五杯咖啡各对应一件烦心事，五件烦心事貌似都烦得名正言顺，烦得不置可否。

第一件烦心事是金鱼扔的。他觉得自己的眼睛长得太小了，严重影响别人看他的眼光。

我的看法是，他的眼睛其实不小，他自己觉得小，也许是我手拿铁的四只大眼睛成天在他眼前晃的缘故。世界上的事情就怕比较，你的我的不管谁的什么东西放在一起比较，绝对少不了伤自尊的。

第二件烦心事是我扔的。我对着星星大声喊：我想买架飞机一个人去旅行！可惜我办不到。

金鱼和拿铁没有笑话我。

第三件当然是拿铁扔的。他说零花钱太少，吃了顿牛排就得一星期戒零食，馋得两眼放绿光。

这不是废话吗？放眼望去，茫茫人海，有哪个觉得自己的零花钱多的？人要知足，知足常乐。更何况他们家那条件……唉。

金鱼的第二件烦心事比较令人同情。他说邻居家的洗衣机每晚准时9点钟开始工作，噪声透过墙壁传过来如同滚雷，他睡不着，睡不着就胡思乱想，越胡思乱想就越觉得自己烦恼多，就越睡不着。他担心



自己很快会变成秃子。

第五杯咖啡轮到我喝。我对着星星扔出第二件烦心事：我想买架飞机一个人去旅行！可惜我办不到。

金鱼和拿铁还是没有笑话我，也没有指出我的第二件烦心事怎么跟第一件一模一样。

这就是哥们。

现在，六杯咖啡过去了，拿铁只扔了一件烦心事，我两件，金鱼三件。

而事实上我们都知道，三个人里面，金鱼是乐天派，烦心事最少，内心最忧郁的是我，然后才是拿铁。

“下一个是谁？”金鱼鼓起小眼睛看看我，看看拿铁，完了去找那个偷偷带出来的笨拙的热水壶，提起来晃了晃，用几乎绝望的声音咕咚，“顶多还能冲一杯。”

说完麻利地冲了一杯。

这是今晚的第七杯咖啡。

归谁？

“向向？拿铁？就这一杯了，你们谁来扔最后一件烦心事？”金鱼把纸杯托在手上，眼神在我和拿铁脸上跳来跳去。

我们都没有说话。

罩子灯在拿铁背后默默发出明亮的光。拿铁说，这盏灯是他奶年轻时候的陪嫁。奶奶将它擦洗得纤尘不染，搁在厨房下面的柜子里。拿铁去油漆店买了一小瓶煤油，偷出这盏灯，让它重新有了生命。

金鱼一个劲儿赞它，说它比电筒有诗意有情调有感觉多了。拿铁就一个劲儿朝他翻眼皮，说你懂什么叫诗意什么叫情调什么叫感觉？那样子好像他懂。

整个晚上，拿铁的神情语气动作通通不对，跟中了邪似的。

他心里绝对有事，大事。

旷野的星空下一片静谧，我抱着膝盖仰着头，和星星们对望。犹豫着要不要接过金鱼手上的第七杯咖啡，拿铁突然坐起来。

金鱼连忙把咖啡递过去，拿铁不去接，扭头盯着我：“向向，你说，这么做有用吗？扔出去的烦心事真的就从脑子里从身体里从现实里消失了？唉……好幼稚……你以为咱们还都是幼儿园的小屁孩？这么做没用。”

“有用。这个方法对任何年龄的人都有用。”我负责任地告诉他，“只要寻找到一颗最善良的星星，看着它，向它倾诉，你的烦心事就没了。”

“怎样才能知道哪颗星星最善良？”拿铁的眼神带着明显的不屑。

我抬起眼睛，和视线里所有的星星打了个招呼，最后盯住最西边的一颗。它是那样羸弱，却执着不退让，仿佛蕴含着不可估量的能量。

我告诉拿铁：“最善良的那颗星星，就是你一眼望去，它第一时间接住你的目光，主动和你打招呼的那一颗。你盯着它看，它会很高兴，对你微笑，当你把烦心事扔给它，它会欣然接过去……你有没有发现，当你向它倾诉完烦心事，它会变得越来越亮，那是它在把你的烦心事转化为光芒，投给你，当清亮的光芒将你整个儿拥抱，你会觉得其实一切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糟糕……”

“是啊，我能感觉到。”金鱼插嘴道，“当我对着星星扔出烦心事，星星是有感应的，它变得更加明亮，而我心里也舒坦多了。”

拿铁吸吸鼻子，没有接话。

他心里肯定有事，大事。

“要不，还是我喝吧。”金鱼摸摸滚圆的肚皮，站在原地抖了抖两条小粗腿，下决心似的要消灭最后一杯咖啡。

我把纸杯夺过来，仰起脖子一口气喝完。

“喝得这么干脆。”金鱼歪着脑袋坐下来，“向向，咖啡喝完了，你还没扔出烦心事呢？嗯……这是你今晚的第三件烦心事，说吧。”

他做出一副洗耳恭听的样子，仿佛我要扔掉的烦心事在他看来是一个神秘有趣的故事。

我晃了晃脑袋，告诉他：“我的烦心事说完了。”

“你没说。”金鱼很较真。

“我说了。在心里说了。”我抿抿嘴唇，把残留的咖啡香味卷进嘴巴。

罩子灯里煤油燃烧的味道，显得突兀起来。

我们从梦境跌入了没轻没重的现实。

游戏结束了。抬腕看看表，九点刚过。

金鱼起身收拾一堆速溶咖啡包装纸，把它们胡乱装进裤兜，拍拍手说：“垃圾清理完毕，接下来……我们是不是应该回去了？”

“不是说好了吗？看完日出再回去。”我朝东边努努嘴，慢吞吞地回答。

“真露营啊？咱们连个帐篷都没有。”金鱼站在那儿，朝四周围看了又看，满脸的茫然和无助，“别说帐篷，连个草棚都没有。”

我故意激他：“那你回去吧，我和拿铁留下来看日出。”

他愣了愣，小眼睛努力瞪了瞪，紧挨着我坐下：“其实我也想看日出。我还没正儿八经看过日出。可是……就怕爸爸妈妈找，找得翻天覆地，那我们就大逆不道了……”

“我们都留了字条给家长，说住同学家，家里应该不会找。”我安慰他。其实我心里也在打鼓。

“你说怎么样就怎么样吧。”金鱼看着我，鼓鼓囊囊的脸上挤出一个故作轻松的笑容。

我忽然有点儿小小的感动，站起来说：“我们来吼歌吧！”

金鱼的小眼睛立刻有了光芒。

拿铁也昂起了一直低垂着的脑袋。

“吼歌”这个词很容易触动他们的神经。

“好啊，好久没有一起吼歌了！”金鱼跟着站起来，拼命鼓掌。

我们都去看拿铁。

拿铁耸了耸肩膀，看看我，看看金鱼，瞥了眼一边的罩子灯，吐出嘴巴里的青草叶子，鼻子里呼出长长的一口气，站起来拍屁股。

咖啡没有让他站起来，吼歌让他站起来了。

吼歌是我们的最爱。

有一次我们在阅览室吼歌，害得木子老师被校长叫去批评了半天，而我们三个也被木子老师要求每人写一篇不少于500字的检查。

又有一次我们在食堂里吼歌，食堂阿姨居然用拖把轰我们出去，像赶苍蝇一样毫不留情。她们是那么粗暴，完全不顾观众的感受。我们唱得那么好，当时整个食堂的同学都跷大拇指拍手掌捶桌子，可把我们当回事了。

还有一次我们在厕所吼歌，被教导主任强行带走，他一个字都没有批评我们，而是请来全校脸拉得最长的音乐老师，让我们跟着音乐老师去音乐教室，唱了一节课的校歌。

后来我们只要一听到校歌，就想买块豆腐撞上去算了。

但我们依然喜欢吼歌，我们逃出校园吼，站在街头吼，跑到湖边吼，在公园密匝匝的林子里吼。我们简直就是个了不起的演唱天团，一点儿都不比TFBOYS逊色。

而这一次，我们站在了广袤的田野，月色皎白，星光璀璨，清风柔曼，成熟的麦穗、葱茏的青草、不知名的野花散发出原野特有的芬芳，还有什么比这更完美的舞台？

我们并肩站立，向着南方，向着星空，向着麦浪滚滚的田野，放声歌唱：

我微笑歌唱

心底的愿望很简单

只要你坚强

我们挺起胸膛

去乘风破浪

让世界东方迸射出光芒

……

我们站在星光沐浴的田野，敞开胸膛，扯开嗓子，是歌唱，是倾诉，也是纪念。万籁为我们和声，月亮也洗耳恭听，所有的风停下脚步，麦穗睡意全无。

这个世界需要歌声，需要我们这样的来自内心深处的吟唱。

一曲吼完，再来一曲，今晚就是我们的演唱会。

直到筋疲力尽，我们才一个个倒在草地上，打开四肢，任凭星光温柔地抚慰。

“几点了？”金鱼问。

“不早了。我们睡吧。”吼完歌，拿铁的心情似乎好了些。

“可是我们没有帐篷，连个草棚都没有，怎么睡？”金鱼又问。

“天和地架起了一个这么大的棚，还不够你睡？”我朝他吼。

然后是沉默。

“睡吧，明天早起看日出。”拿铁翻了个身。

“哦。”金鱼积极地应了一声。

星光漫漫，我眯缝着眼睛，寻找着，寻找着，寻找一颗最善良的星

星。第七杯咖啡的烦心事，我还没有扔出去。

一定要扔出去。这件烦心事，才是我真正的烦心事，那就是——
一个不明声音闹铃般让我们警醒。

我倏地竖起身子。与此同时听拿铁在那儿咕哝：“你开机干吗？不是说好整夜关机的吗？”

金鱼紧握着手机，屏幕上的两个字亲切又刺眼：妈妈。

“我就知道我妈妈会找我，你们看，我一开机就接到她电话了，说不定她已经打了十万个电话，都快急疯了……”这家伙说完，迫不及待地划开接听键。

我吁口气，仰起头，看着一颗星星消失。



第二章 做好准备 迎接你

铺着苋菜叶子的宽面条热气腾腾，清亮的汤水露出雪白荷包蛋的一角。

“酱油，麻油，还有老干妈！”我一手提起筷子，一手去捧面碗。

爷爷坐着不动。

“佐料。”我用筷子把荷包蛋挖出来。小巧、结实，像个精致的枕头。厨房里每一枚土鸡蛋都是爷爷从菜市场精心挑选回来的。

他还是坐着不动。

我抬起脸看他，瞥见墙上的钟，快十一点了。

“酱油，麻油……”

“你在和谁说话？”爷爷打断我。冰冷的语气，绷紧的脸，热气腾腾的面条完全不像出自他的手。

我搁下筷子低下头，躲避着他的目光，心跳得厉害。

一只手伸过来，在面条上淋上酱油、麻油，顺带把一瓶老干妈推过来。

“吃吧，吃完赶紧睡觉。”是爸爸，一个坐了十多年银行柜台的小

眼睛男人。

他的脸有些苍白，像是被我夜不归宿的企图吓坏了。事实上他平时也是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，大概坐银行的人都这样。

我呆坐在那儿，不动筷子，也不接话。

“嘿，向东，你看，你看咱们家这小子，还来脾气了？”爷爷噌地站起来，“你留张字条说去同学家写作业睡觉，结果去了郊外睡麦地，手机关得死死的怎么也打不通，如果我们不把你抓回来，你说不定已经被坏人绑了被野兽吃了。回来还鼓着脸，好像我们成心害你似的……”

“行了，有话明天再说吧，今天太晚了。”爸爸拍拍我的肩膀，“若瑜，饿了就吃，不饿就洗洗睡觉去。”

我僵在那儿不动。

“若瑜，你什么意思？做错了事不道歉，回来还给我们脸色看？你说，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你妹妹和你同一天出生，比你乖比你懂事比你努力，你这当哥哥的不做她的榜样，反而……”爷爷站起来在餐厅走来走去，越说越激动。

“别说了，爸，太晚了，别再折腾若瑜了……”

“是我折腾他吗？明明是他折腾我，折腾我们！”

我感觉脑门一阵阵犯晕。

默默地起身，小心踢开凳脚，把自己关进房间。

手机响了，金鱼发来微信。

“向向，挨批了吗？没事，态度好点儿认个错就过去了，千万别犯倔。呃……今晚三杯咖啡都没赶走我的瞌睡虫，困死我了，睡了。”

这个胖子。

我仰面倒在床上，抱着后脑勺，凝视苍白的天花板，想念郊外的那片星空。

第七杯咖啡，对应的是我的第三件烦心事，那才是我真正的烦心

事——我想买架飞机，不是为了旅行，而是可以随时飞去云南，一个叫大理的地方，因为那儿有我的妹妹，向若瑾。可惜我办不到。我没有飞机，没有火车，没有汽车，只有一辆偻头偻脑的自行车。我见不到妹妹，这是个多么大的烦恼啊！

我叫向若瑜，妹妹叫向若瑾，我们是龙凤胎。爸爸妈妈“握瑾怀瑜”，仿佛是全世界最幸福的父母，然而，谁又会料到，先是妈妈离开了我们，然后，妹妹跟我分开了。

现在，妹妹，我和爷爷爸爸，妈妈，一家人分成了三拨。而我的心，也被割裂成好几瓣，一瓣随着妹妹去了大理，一瓣留在苏州守着爷爷和爸爸，一瓣被妈妈带去了天堂。

还有一瓣悬在半空中。

想到这里，眼窝一阵发热，赶紧翻身钻进被窝。

第二天早上我们才知道，露营的事惊动了木子老师。这一次她没有狮子大开口向我们索要500字的检查，而是好奇心十足地向我们打听露营的来龙去脉和所有细节。

在她弥漫着玫瑰花茶香味的办公室，我、金鱼、拿铁挤在一只果绿色的小沙发上，接受木子老师的询问。

木子老师姓李，我们是她的第一届学生，从四年级到五年级，她已经带了我们两年。不知道会不会跟到毕业班。

她先是放礼花一般一口气将问题全部抛给我们，看我们目瞪口呆什么都没接住，才耐着性子放慢节奏重新开始发问。

“怎么会突然萌发去郊外露营的念头？而且是在这样一个麦穗成熟的季节。”

我们三个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用目光进行着快速交流。他们推荐我担任记者会的发言人。

“嗯……不是突然想到去的，我们想去很久了。”我耸着肩膀老实

回答，“没特别在意麦穗长没长熟，麦穗熟不熟跟露营没什么关系。”

“那什么才跟露营有关系呢？”木子老师很快进入剧情。

“星星。”我直言不讳。

她美丽的大眼睛立刻蒙上一层淡淡的疑云，嘴巴动来动去，好一会儿才问：“星星？你是说，你们三个跑去郊外露营，是为了看星星？”

我们三个用眼神很快交流了一下，意识到不能再往下说了。

“居然是跑去看星星……”木子老师用我们捉摸不透的语气接着问，“看星星好像是女生喜欢做的事情……你们……昨晚，不会就你们三个男生吧？”

这问题太富有想象力，把我们怔住了。

“就我们三个。”我说。这时候需要给她一个明确的答案，切断她那莫名其妙的想象。

木子老师似乎有些失望，撩撩左右的齐肩短发，侧着脑袋问：

“那……看到星星了吗？”

我们点头，频率惊人地一致。

我们准备应对木子老师的下一个问题，她却微笑着沉默了。

这让我们很紧张。

过了一会儿，木子老师慢慢站起身，旋身而去时候，宽大的打着褶皱的绿色裙摆拂过我们眼前，带起一股清爽的风。

她站在窗前，抱着胳膊，看了看窗外，转身，盯住我们。

我们三个慌张地躲闪着她的目光，相互间无声地对视，紧张得额头冒汗。

“可以了，你们回教室吧。记得以后别再对家长撒谎。”木子老师最后说。

逆光中，她的笑容梦一样好看。

我们僵着身子离开办公室，感觉这事肯定没完。



直到放学前我去办公室交作业，听见木子老师跟人通电话，心才彻底放下。

木子老师在电话里是这么说的：“三个男生，跑去郊外露营，只为看星星，他们的心是多么纯真浪漫，多么珍贵……”

不管电话那头是校长还是家长，我都深深震撼。

那一瞬间我觉得木子老师简直是个仙女。

放学回家的路上，我们都沉默了。

金鱼揉着鼻头说感动得想哭。他昨天晚上扔出去的第三件烦心事，是木子老师老是盯着他，不断对他提要求，让他感到很紧张很不舒服很不快乐。这会儿，他心里一个劲儿想着木子老师的好。

心软的人往往就是这样，把自己弄得颠三倒四神经兮兮。

拿铁手上握着个陀螺，只顾着玩儿，不吭声。

我们知道，他心里有事，大事。

而爷爷和爸爸大概是因为木子老师放了我们一马，也没再对我追究下去。

露营风波过去了，我却无法将郊外那片星空遗忘。如果星星能够化解我的烦恼，帮助我实现心愿，我愿夜夜去旷野陪伴它。

一周后的黄昏，我收到一条短信，是妹妹从大理发来的。

“哥哥，看得出吗？这是用新手机发的哦。西西姑妈给我买手机了，这是我发出的第一条短信。”

当时我正趴在写字桌上被最后一道数学题折磨得两眼漆黑、昏昏欲睡，妹妹的这条短信闪电一般将我击中，我有一种重生般的幸福。

发信息太磨蹭，火速按下拨出键。

电话通了。

“向若瑾，怎么啦？有手机很了不起吗？到处显摆。你哥哥都用第三只手机了！”

那头传来妹妹沉静的笑声。

“你笑什么？这么多天不联系我，是不是忘了自己有个哥哥？我跟你说了哦，等会儿就加我微信，好好向我汇报一下最近各方面的表现。”

“知道了，哥哥。”

她总是这样，无论我说什么，无论我用什么语气说，她都不会生气。她的心，她的眼，就像那平静的洱海，永远那么明净、透亮。

“记得多包点儿流量，有空就给我发图，让我看看你的学校，看看姑妈的家。最重要的是看看你。”最后一句没有说出来。

“哥哥不是来过吗？”

“那差不多是两年前的事情了，都不怎么记得了。”

我说完顿了顿，感觉记忆的闸门一下被打开了。没错，两年前的暑假，我去过大理，那个无数人向往的风花雪月的胜境。

可我不喜欢那儿。

那些关于大理的五味杂陈的回忆洪水般肆虐的时候，妹妹说了句惊天动地的话：“哥哥，做好准备迎接我，一放暑假我就回来。”

闪电又一次将我击中。我想笑，想哭。

“你是回来再也不走了，还是暂时回来蹭吃蹭喝蹭睡？”

她依然轻轻地笑。

当然还是要走的。我吁口气，换个一本正经的语气告诉她：“别老想着回来，先把期末试卷做得漂亮点儿。还有，别忘了带上你的古琴，回来弹给我听。”

“哥哥，我坐的是火车。”

“你就是坐马车也得给我把古琴带上，我就是想听。”

她还是笑。

是谁说喜欢笑的人运气都不会差？妹妹那么喜欢笑，为什么运气那么差？差到什么程度呢？差到被迫离开自己的哥哥、爸爸和爷爷，被

姑妈领去遥远的大理。

我把地图拿出来仔细翻找，在祖国版图的一个角落里，找到了大理。它在西南边陲，而苏州在最东边，它们之间的距离好远好远，我张开手掌，一拃都量不过来。

向若瑜和向若瑾，这对龙凤胎兄妹，从此天各一方。

我经常会想起多年前妹妹离开我的那个傍晚。那天的天气真好，我们全家早早地吃过晚饭，爷爷打发我去超市买烟。爷爷特地说了，要拐过两条街去大超市买，那儿的烟正宗，烟味儿纯。而我偷了个懒，就在小区外面的小卖部里买了一盒。我举着烟盒回来，撞见西西姑妈一手牵着我的妹妹，一手拖着一个大大的行李箱，从我们家的院子里出来。

巨大的紫红色行李箱，面容疲倦的姑妈，还有妹妹头顶那朵新扎上去的漂亮的蝴蝶结，是那么突兀地撞击了我的眼睛。

院子里疯长的石榴花在夕阳的余晖里，红成了血色。

我站在那儿，看着妹妹擦过我的身体，向我挥手。

她从来没有那么认真地向我挥手，慢慢地，使劲儿地，挥手。每挥动一下，就有一颗泪珠从大眼睛里滚落。她小小的嘴巴嘟起来，嘟得高高的，一句话都没有说。

她终于停止了挥手，跟在比她身体大很多的行李箱后面，缓慢却虔诚地往前走。夕阳散发出夺目的光，想要留住她，她的脚步却没有一丝踟蹰。

我知道她要走了。

爷爷和爸爸曾经告诉过我，她要走的。

她小小的背影离我越来越远，我知道我要失去她了。

“向若瑾！”我大声喊她的名字。

她没有回头。

我追上去：“妹妹！妹妹！妹妹！”

她停下脚步，回转身——那双湿漉漉的大眼睛，那样无辜那样悲凉地望着我，又一滴泪珠从眼眶滚落，掉在地上，碎了。我听见自己心里有个什么东西也跟着掉在地上，碎了。

“妹妹！”

她没有答应，也不再挥手，就那样扭头跟着姑妈，跟着巨大的行李箱，走了。

我蹲在地上，疯狂地喊她的名字，把手上的烟盒撕得粉碎。

我失去妹妹了。

好长好长一段时间，无论爷爷和爸爸怎么安慰，我都没有办法适应没有妹妹的生活。

我觉得自己被割裂了，不完整了。

我们是世界上最亲密的人，我们在妈妈子宫里，一起从一颗小蚕豆变成一只小海马，分享营养，长成人形。

我们每天聆听着彼此的心跳，相互鼓励着，熬到那激动人心的一天。

那一天，我领着她克服一切困难，挤过妈妈的产道，一起降临人间。

我们轮流吮吸妈妈的乳头，我们并肩睡在一个宽大的摇篮里，我们穿一模一样的衣服，我们把彼此的身体当玩具，我们一起学会爬行，学会走路，学会喊同一个人爸爸。

我们牵着手去上幼儿园，去逛公园，去吃冰激凌，去坐旋转木马，所有的陌生人都用微笑和善意迎接我们，我们一起感受着这个世界的缤纷美好。

直到妈妈离开。

听说，妈妈最后去的是医院，医院有雪白的床和透明的窗帘。可是爸爸说，妈妈去的是很远的地方，不会回来了。